

▶ 岁月留影

## 道光皇帝召见嘉定知县练廷璜

友文

近日读书,见到一册薄薄的《软尘私议》,共十九则,其第十一则,记载道光皇帝召见嘉定知县练廷璜的情形。文字不多,全录如下:

江浙每一败仗警报,枢相辄相顾曰:如何?盖谓不出所料也。此次练立人召对两面,头一次问:汝在嘉定,距吴淞若千里?对:四十余里。问:吴淞打仗情形,汝知之否?对:炮声相闻,故知之。问:牛奏陈化成打坏夷船数只,自是撒谎。我们之炮安能打坏夷船?对:断不敢欺皇上,实在陈化成起先打的是胜仗。上问:何以见得?对:是日开仗,臣听得我军开了七十余炮。上问:难道英吉利不放炮吗?何以辨得是我军之炮?对:我军炮出,其声咄然而止,英夷之炮,则尾声甚长,如鞭炮半割之声不绝,以此不同。上问:陈化成到底如何死的?对:确是炮打死的,陈化成尸身经臣装殓,胸前一伤,肋一伤,小

腹一伤,肠胃俱出,腹中尚有小炮弹数十,未能取出。盛夏之时,尸由苇中负出,已十三天,面如生,目不瞑,是臣亲见的。上为之愕然大恸,谓今日起数多,明日可再递牌。次日入对。问:汝既云陈化成先打胜仗,何以又至失守?对:系由于士气终馁,鼓不起来。问:何以鼓不起来?练无以对。上又问,练情急,乃叩头曰:臣不敢欺皇上,彼时若有一股精兵,前往协济,则事成矣。上颌之,立人退而屢述于人焉。

文中“立人”,即练廷璜(1798—1851),字笠人,也作立人,广东连平县人,道光四年(1824)进士,先后任宜兴、吴县、嘉定(1841—1842任嘉定代理知县)等知县。

文中所述事情背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事。1841年8月,英军北上,进攻厦门、定海、镇海(今宁波)及乍浦(浙江平湖)。1842年6月16日,乍浦的英

军全部出动,进攻吴淞。吴淞是海防重点,西炮台由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坐镇,东炮台由川沙参将崔吉瑞防守,宝山县城作为西炮台后方阵地,由新任两江总督牛鉴驻守,水面上,还有十多艘清军水师战船,清兵约五六千人。

6月16日晨6时,英军康华丽号等三艘军舰驶抵西炮台附近水域,遭到陈化成守备的西炮台的阻击,炮战持续4个小时,康华丽号被击中多次。上午十时许,英军暂时撤退调整,清军以为英军败退,便向牛鉴报捷,牛鉴欲贪功,前往炮台督阵,被英军发现,英军炮击总督仪仗,牛鉴受惊从官轿中逃出,脱掉朝服,当天就经宝山、嘉定抵太仓。牛鉴逃跑的消息传开,东炮台守军都纷纷自逃亡,西炮台孤立无援,被英军四面包围,西炮台也出现兵士逃跑的现象,陈化成一边指挥炮战,一面阻止逃兵。最后,陈化成中弹,血染战

袍,不幸殉难。

嘉定知县练廷璜一方面将牛鉴的败兵安置于城外,不让人入城骚扰百姓。另一方面,重金招募敢死队,前往吴淞抢回陈化成遗体。陈化成殉难后,其遗体被人藏在芦苇中,运到嘉定后,练廷璜为陈化成整理遗容,聘请著名画家程庭鹭绘制了一张陈化成的遗像,在全县公祭。

文中,详细确切记载了陈化成中炮牺牲的情形,其忠勇,可补史传所未及。文中枢相相顾之言,正是当时朝廷主和派的见解。道光皇帝询问之语,也可以想见其非庸主,“我们之炮安能打坏夷船”的疑问,也表明,在战败后,道光皇帝对于清、英双方力量之估计有所改变,此后,清廷政策乃改主战为主抚。此前,道光皇帝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,赴广州禁烟,态度坚决,对林则徐有“朕不惧汝孟浪,但恐汝畏葸”的

信任和支持。七月,《南京条约》签订。

《软尘私议》抄本由林则徐长孙林源焯旧藏,据称自故纸堆中检得。册子卷面署“软尘私议”四字,下注“子方”、“芋邨”、“嵩山”、“仙圃”述软尘之意。软尘,典出“十丈软红尘”。苏轼《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陵宫》诗注云:“前辈戏语:‘西湖风月,不如京华软红尘。’”这里则泛指京华,而私议,则表明所记为所见所闻之记录,以别于邸报官书。“子方”等四人无考,应该是林则徐的挚友,当时居京师,接近贵要。他们或致书于林则徐,或出于口谈,而笔录成册的。其所记述,多为鸦片战争中的珍贵史料。观其文字,则估计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。

此次道光皇帝召见练廷璜后,练廷璜即官升松江知府。书载,他“书宗颜柳,为时所重”,是当时有名的文章大家。

## 八百年嘉定颂(节选)

姚渊

颂我嘉定,吾土吾民。肇造于今,垂八百年。

斯宇也,次序星野,斗建在子,潮汐推聚,练川滋荣。

于是,析扬城之东竟,扼沧溟之交冲。炊烟孤迥,昔海滨之僻壤;因市成镇,设吴郡之上县。

颂我嘉定,吾土吾民。肇造于今,垂八百年。

于开辟有初,始事兴作;甫建县次岁,辄建孔庙。

斯时也,作庙翼翼,筑之登登,营如邹鲁,吴中第一。

自此,学宫与义塾相望,秀士偕青衿登俊,锄粮莠而殖嘉禾,远泉镜而栖鸾凤。虽处州郡边缘,却成人文奥区。

如是乃称以教化,丕隆江南之剧望。

颂我嘉定,吾土吾民。肇造于今,垂八百年。

自宋以降,默率潜移,一归于淳,风气翔洽,甲于他邑。

有明之季,苏俗以文胜,竟为侈靡结附丽;我嚆以朴远,切磨古道相砥砺。崇经术,耻浮薄,有先贤之遗;卑荣利,重名节,修致用之学。不随时俗为转移,且能转移乎时俗。一隅瀕海而立一家之言,矫世之衰方振清嘉之质。

前有王彝开先声,中有徐学谟为

衍续,继有四先生成气象。气脉流贯,卓然独立,为天下瞩目。

非地气养之,江海蓄之,民性化之,焉能致此?

颂我嘉定,吾土吾民。肇造于今,垂八百年。

时罹甲申之变,岁在乙酉之难。抗降仅一念之间,忠逆非践履难分。霜雪既降,日暮途穷;海角孤臣,碧血丹心。

侯黄二公岂不识兴亡之数?阖城士庶须拼却生死之义。大厦将倾,惟海雨天风能见真筋骨;舍身殉节,必百年厚积敢作大牺牲。

烈哉,我嘉定忠魂!壮哉,我嘉定精神!

耿耿不没,此心而已。

颂我嘉定,吾土吾民。肇造于今,垂八百年。

兵燹疮痍,渡尽劫波,凡三变焉,而不失其故。薪火相传,续嘉定文脉之心髓;师承有序,为乾嘉汉学之砥柱。王鸣盛钱大昕等,登坛树帜,称一代宗师。

渊源有自,涓滴总往实处着力;反古开新,跬步终向济世伸张。顾维钧、吴蕴初、胡厥文等,或以实学救国于折冲樽俎,或以实业兴国于百废待举。

碎彼赤诚,奔走踴躍。鹏搏海运,凤举天回。



古镇嘉定 陈启宇/摄

▶ 区政协文史委“纪念嘉定建县800周年”文摘之六

## 先父童世亨艰苦创业的经历

童传昌

## 随意开放的美

英子

除了下雨,除了身体偶然的不适,晚饭后或骑单车散步,或走上三五公里,是每天的必修课。骑行或散步的方向,以家为圆点,向东到嘉定城区、向北到江苏太仓、向南到安亭汽车城、向西到江苏昆山,沿途所见,风景相似,却各有各的不同。

太仓和昆山道路宽阔平整,六车道的马路让车辆畅通无阻,两旁的高楼隔段时间升起一幢,虽然华丽,但总给人一种暴发户颈上闪闪发光的金链子的感觉。

相反,许是在嘉定生活的久了,嘉定给人的感觉就温和了许多。主城区虽然拥挤,但在州桥老街走上一圈,面对法华塔的身影,厚重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。而安亭,它是国际汽车城,光赛车场那弯弯的赛道就让人着迷。

但是,我最喜欢的还是嘉定外冈。因为我在外冈结婚、生子、工作。外冈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“因为最近,所以最亲”的情怀让我无与伦比的爱上了这里。我是二十年前来到外冈的,那时的外冈和别的农村没什么两样,随

意散落的村庄,开不进车子的乡村小道,没有保障的农村人口…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建设,外冈的高楼大厦一座又一座的建了起来,道路整洁优美,新市镇已基本建成,广大的农村人口享受了镇保待遇。从新市镇往西走上个三、四公里,万亩粮田让你既能领略到风吹麦浪的感觉,又能欣赏到蛙声一片的天籁之音。

相对于骑行,我更多的是沿着外冈的几条主干道随意东西南北的走,有时一连几天往同一个方向走,就忽略了另一个方向。这不,几天没往墨玉路上走,竟然看到墨玉北路段与往日大大的不同,路边上一段一段开满了紫薇、金盏花、蜂窝菊、薰衣草、美人蕉、夹竹桃,还有一大片的向日葵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等各色花开的灿烂、热烈而又多情,让人迷醉。虽然是人工打造,看上去却是不经意的。就像外冈,虽然也经过人工雕琢,但却保留了她作为“农村”的本色,看上去像随意开放的夏花,绽放着她四千多年历史冲刷沉淀的美。

先父童世亨1883年生于嘉定西门外钱门塘,自幼好学。清朝光绪年间,他历经县试、乡试,顺利中举。但他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厌恶封建科举制度,热衷新学,立志实业救国。1907年,他考进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机械科。在六年的留学生活中,他一边学习电机专业的知识,一边抽空学习测绘地图,并用所学到的制图技术勤工俭学。

回国后,他与严复和詹天佑等一同考取了第一科也是最后一科的工科进士。在事业方面,他奔波在江、浙、闽三省和山东沿海一带,实地测绘,编著了四个地方的地图。继而在收集全国各地资料的基础上,编著了全国形势图、古代疆域沿革图等地图,在学术界得到了好评,后来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,成为地理学教材。

先父虽在舆地学界成绩斐然,但他不改初衷,总想在电气方面一展所长,实现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。最初他在南京电厂、嘉兴永明电灯公司任工程师、厂长等职;还负责筹建南京工学

院,是该校的首任校长。他发奋用自己的力量筹建民营电厂。先父的老友吴大廷建议把电厂设在浦东。当时浦西租界电力供应充足;而一江之隔的浦东虽厂林立,但尚无电力供应,晚上漆黑一片,与浦西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先父约请黄炎培、穆湘瑶、钱永铭、张蟾芬等人商议集资筹建,拟订建厂的实施计划,备文呈请交通部立案。从此,先父开始投身早期的浦东开发,成为开发浦东的先驱。

1919年1月,先父与黄炎培等人共同筹建浦东电气公司(下称“浦电”)。他们集资20万银元,呈文向交通部办理注册手续,次年12月,电厂完成安装调试开始发电,成为该地区第一家民营电气公司。以后,“浦电”先后兼并大川、祝桥、启明、川北等电气公司,供电范围逐渐扩大到南汇、高桥、川沙、奉贤等地。到1936年,“浦电”的股本总额已达150万元。

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,日军侵占上海,“浦电”的所有财产被日本“华中水电公司”侵吞,先父被迫宣布“浦

电”停业。在抗战期间,先父在租界设办事处处理“浦电”的善后事宜,又在内地投资建厂,全力支援抗战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先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接收委员,接收了被日本“华中水电公司”侵吞的所有“浦电”财产,宣布“浦电”即将复业。1947年7月,“浦电”安装在张家浜的2500千瓦列车发电机组开始并网送电,从而宣告“浦电”正式复业。

1954年7月1日,“浦电”实行公私合营。先父任上海电力公司顾问和浦东电气公司副董事长。任职期间,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,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,热情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电力事业发挥余热。

1975年3月,先父病逝于上海,享年93岁。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。他集舆地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实业家于一身,在这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,而最为世人称道的则是他对开发浦东的倡导和实践。

(原载《嘉定文史资料》第十九辑,本报略有删节)